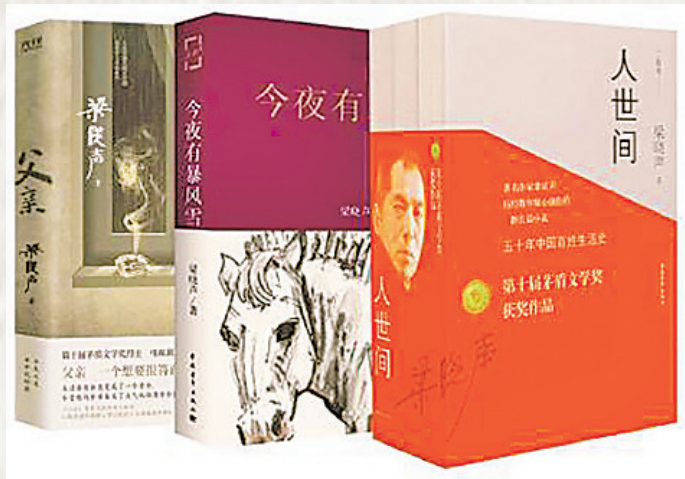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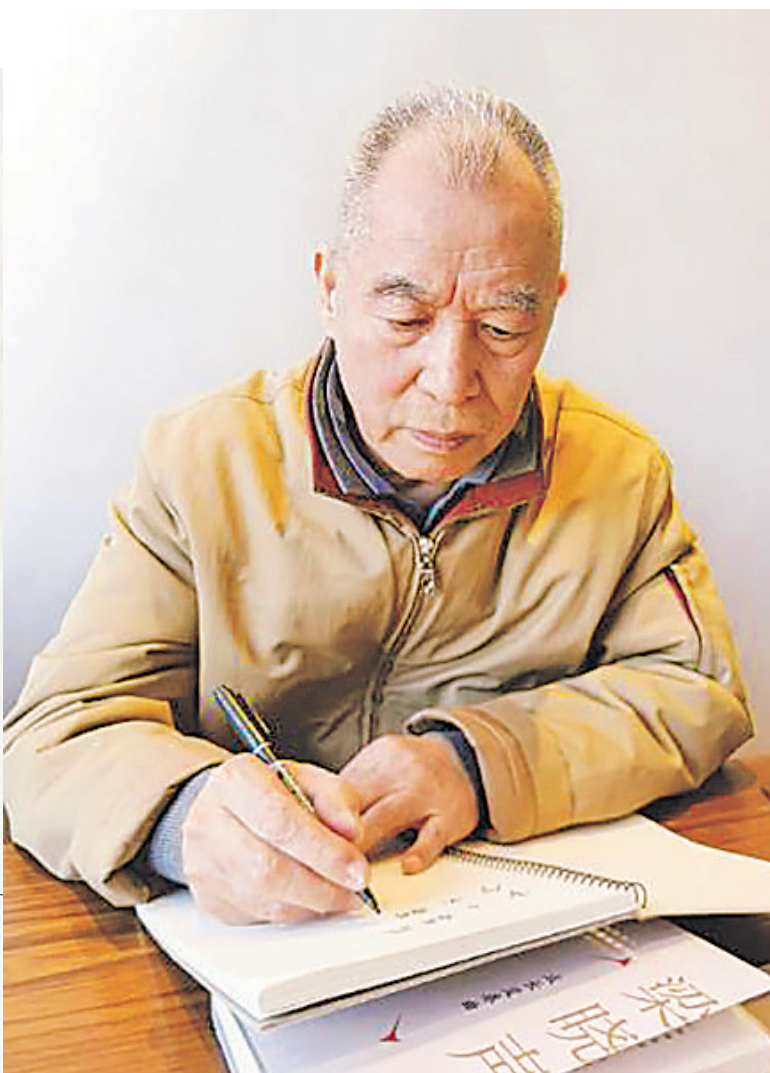




人物名片

梁晓声,1949年出生于黑龙江。当代著名作家,创作了大量有影响的小
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为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今夜
有暴风雪》《人世间》等作品展现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独到理解。2019
年,凭借《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22年,同名电视剧《人世间》播出,
成为“年度大剧”。



人世间 一个梁晓声

40余载写作,“活明白”了的作家梁晓声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写故事的人。他一笔一画写得极其辛苦,写得
满腔赤诚。他的作品,有时家喻户晓,有时成为某个读者唯一的慰藉。

他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同事路文彬说:“每每听到时下作家们在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时,我便会
想起梁晓声的散文,它们不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吗?”

只不过是持续做着

梁晓声想写一部可以流传很多
年的作品,用它为这人世间的普通
人雕刻文学塑像。他甚至想过,假
如在70岁前,自己还拿不出这样一
部作品,这辈子就白活了。

6年时间,115万字,稿纸上一
笔一画,写得指甲变形、颈椎病加
重。长篇小说《人世间》于2017年
问世,梁晓声于2019年获茅盾文
学奖。

其实,梁晓声写得没那么辛苦
与否、不计荣辱得失,那只是他的
活法。

问:在人世间,写作是梁晓声的
活法。从1982年的成名作《这是一
片神奇的土地》开始,您已写了40余
载。漫长的文学征途中,让您始终
坚持的力量是什么?

梁晓声:亲爱的同志,我知道人
们最希望得到的答案是和一种信念
有关的。但其实我只不过是持续做
着,做着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差不
多是唯一能做得让自己有点满意的
事情。

问:只不过是持续做着?

梁晓声:整个人类社会中,凡是
从事一种工作或者一种爱好又持续
很长时间的那些人,都是在做着。
一个几十年坚持写作的人和一个几
十年坚持理发的人,没有太本质的
区别。

当然这样说还不够全面。确实
有这样一种情况,理发师不太会认
为理发有和社会生活、和时代相关
的责任感在内。而一些作家对文学
和创作抱有一种理想,所以不断地
记录历史,不断地研究社会。我们
这一代和我们以上的那一代作家可
能更理想化,相信自己的作品会对
社会生活带来有益的影响,这是一种
动力。

问:理想照进了写作。

梁晓声: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注
入一点诗意,诗意就包含这种理想
。仅仅靠着书生活这种动力对于
我来说是不够的,尤其年纪大了之
后就觉得自己可以不写了,因此必
然会在写作中注入一些自己的希
望。而我们所希望的恐怕还是,我
的作品或者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温
暖了一些人的心。

问:《人世间》正是您这个“希
望”的最佳代言,它使人看到“人
生悲凉,但总有让我们留恋的美
好在”。

梁晓声:我的作品大抵都是这
样。因为,文学是有价值的,作家要
找到它的价值。有人会把文学的价
值推得很高蹈,和一种神圣的使命



根据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改编的电视剧海报。

结合在一起,而在在我看来,第一文
学是有价值的,第二个价值定义
在非寻常的方面——就是尚有人
读文学作品,这个过程给了自己
一些支持、一些希望、一些克服难
度的信心。

问:您自己就非常看重读书这
件事,认为“假如还有一件事能让
人变得不寻常起来,那大概率只有
读书这件事”。

梁晓声:是的,文学影响过我,
相信也会影响别人。

在社会生活中,到处有生活的
希望,生活向好的改变,我们看到
人性这样的自觉,同时也会看到丑
陋的一面。我可以用自己的作品来
尝试,那些曾经温暖过我和人,能
不能温暖别人。

我不会说我的作品里有哲学、
有关于人类命运和人为什么活着
这样的终极命题。对这样的作品,
我基本也敬而远之。这就涉及文学
的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要重新学
会说普通话,普通话就是实际的、
有诚意的、不装深刻的。

写好人的故事

2022年,《人世间》被成功改
编为同名电视剧,反响热烈。

年逾古稀的梁晓声,因此被更
多年轻人看见。

有媒体这样报道:“梁晓声的
笔与他的眼一样,总愿意带着温暖
与善意进入人间,于微妙提炼真实
复杂的人性,在席卷个体的时代罅
隙里,也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问:世人知晓作家梁晓声,却未
必会知晓理发师梁晓声,毕竟,对
于作家这个职业,人们持有一份特
别的期许。

梁晓声:一方面是期许,另一
方面是好奇。还有就是,作家这
个职业到今天依然和名利关系密
切、和热闹关系密切。我们发现,
不热闹,名利会小;热闹的时候,
名利可能会大,因此形成了这样
一种氛围。

作家不过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一
种存在,我越来越感觉作家不应该
受到太多关注。时至当下,文学已
经完成了启蒙的使命,文学作家和
文学出版就应该回到自己原本
的那个位置上。作家不要过分迷
恋于自己曾经的功能或某种想象、
迷恋于热闹,那是作家自己还没有
活明白。

问:作家怎样算是活明白了?

梁晓声:在当下,莫言那句话
是对的,“所有作家都是讲故事
的人”。这并不意味着贬低作家的
身份和文学的功能,因为故事是
重要的,我们的生活那么需要故
事。动物的世界是不需要故事的
,而人类的社会从来是需要故事
的。关键问题仅仅是,我们讲什
么样的故事。

问:您讲什么样的故事?

梁晓声:从在报纸上发表第一
篇小说《向导》开始,我一直在写
好人的故事。我回顾自己的创作,
不论短篇、中篇、长篇,当我头
脑中还没有形成一些好人的时候,
我就不能下笔。

首先,我定义的好人不是老好
人。其次,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时
代,我知道这样的人都是存在的。
因为,我读书时就是受书中这样
的好青年、好人影响的。我是工
人家庭的孩子,也经历过很多事,
但不管在什么样的年代,我做
人都是有温度的,那就是书给我
的影响。书这样影响了我,也

可能影响别人。

问:所以,您始终认为书写平凡
和善良是作家本能的悲悯。

梁晓声:关于平凡和善良,我
说一个上海的故事。傅雷夫妇去
世后骨灰无人认领,一个陌生女
孩出于正义,自称傅雷夫妇的“干
女儿”,把骨灰认领和保存了
下来。我听了这事,内心有一种极
大的震动,肃然起敬。我认为这
标志着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现
实生活提供了这样的例子,如果
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样的
例子有很多。

这会使我感到温暖,感到自己
没有真的生活在水泥森林和丛林
法则中。人性善、友爱,在我们
生活中比比皆是。不断提供这个
,不断重复这个,是文学的功能之
一。但我们现在谈到文学的功能
往往就是批判,这是不全面的,
要知道文学全部的意义并不是这
样的。

别装深刻了

青年时代,每次回哈尔滨梁
晓声都近乡情怯。那个大杂院
里的家,没有地板,没有像样的
窗子,他不知道如何带给蜗居于
斯的父母幸福的生活。

“现在,我终于活到了一个程
度,可以从一个有暖气的屋子走
到另一个有暖气的屋子。在这种
生活到来前,我没想过可以住在
屋里洗澡上厕所的房子。现在,
幸福的生活大概也就如此而已。
霜鬓萧萧的梁晓声说。”

——2012年,《梁晓声:心愿
与斗士》(《南方人物周刊》一
文)记录了彼时的梁晓声与他的
心声。

问:您和您家人的故事都被您
揉进了文字里,这些文字所裸露

“人世间”那么粗砺而真实,不
遮蔽,不粉饰。如此坦荡的底气
从何而来?

梁晓声:就像我在《我对创作
的思考》中写的:“我的弟妹妹
、中学同学、知青朋友大抵身处
底层,命运可想而知。我与他们是
休戚与共的关系,用小说、散文、
杂文表现他们的命运情况遂成我
的创作自觉。”比如,当我写父
亲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意识,我
所认识的许多父亲都是这样的,
通过写我自己的父亲也就写了人
世间许多的父亲。我写母亲、写
兄长,也会想到人世间很多的母
亲、兄长。

问:您四弟曾说:“我的二哥梁
晓声能成为作家,贫穷的功劳是第
一位的。”此话寻常,却道尽一切。

梁晓声:首先,我认为贫穷不
是苦难;灾难、战争、不公平才
是。其次,贫穷的生活使我养成
了一种承受力——心理上的承受
力。我下乡前的那种清贫生活和
知青生活,使我增长了承受的能力
。而那个时候,就是文学给了我
慰藉。

文学要关注他人。文学带给我
的一种启发是什么呢?有时我们
会身陷悲伤、愁闷,但由于读过许
多文学作品,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唯
一不幸的那个人。

说到底,我们需要文学,不是
因为它使我们痛苦、使我们认为
自己遇到的绝望是无法自拔的。好
的文学,一定会在你绝望的时候
让你猛醒。同样,当我们成功或一
夜成名的时候,多读一些书,立刻
就会明白做人不要过于轻飘。年
龄越大,我对自身的反思会越多
一点。别装深刻了,所有装的过程
就是不深刻的。

问:别装深刻了?

梁晓声:谁比谁不深刻?一个
作家拿起笔来想象,说我这篇小
说好像闪电一样,划过人类的灵
魂。有病!因为,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最基本的内在逻辑也就那么几
条。

问:您写作早,成名也早,这带
来的利与弊是什么?

梁晓声:基本没有坏处。我的
父母为此高兴,甚至这对我弟弟
、妹妹可以说是一种庇护。

问:您没有轻狂起来?

梁晓声:你看我的履历,我一
直是作家。我的书桌上放着两张
照片,一张是我母亲的,一张是我
已过世的四弟的。写作的时候,
我有时就看着两个亲人,我知道
他们希望我好好写作。

母亲和四弟以前会和我讨论
写作的事。我发表一个作品,四
弟会读给母亲听,他们会有他们
的看法。四弟打一个电话过来,
说什么作品我看了,我认为怎么
样。这个时候,即使作品没被转
载、没被关注,我听到他的看法,
就挺好的。这都是文学带给我的
愉快。

一朵浪花而已

那年,梁晓声收到一个大
学生读者的来信。信里称他临
近毕业,大病一场,只能回山东
农村老家休养,而祖籍山东的作
家梁晓声的小说是他唯一的慰
藉。

梁晓声给他寄去了自己的
新作,还寄去了自己的4幅字。
因为颈椎病需戴着颈托,将稿纸
放在支架上才能写作的他,为读
者一口气写了4幅字。

他对读者说:“你生活这么
苦,先不说励志的话了,我的话
不起这个作用。你把这几幅字
拿去卖,能卖多少是多少,改善
一点生活。”

梁晓声很看重温度两个字,
为人和写作都是。他认为真正
值得书写的,是那些在历史长河
中汇聚成巨浪的他者的故事。这
样的故事,当然是读者耳熟能详
的梁晓声小说《人世间》《今
夜有暴风雪》《父父子子》等,
也是他生活中所遇见的那些温
暖故事。关注更广泛的人世间的
故事,礼赞哪怕是一闪而过的温
暖,构成了他创作的基调。

问:“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
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
位母亲最大的责任……”您对母
亲的书写,满足感恩。

梁晓声:我是先写了《父
亲》,这篇小说还获了全国优秀
小说奖。我们哈尔滨一位老作
家,叫林子,他知道《父亲》获
奖之后,特意到北京我家,说:
“我向你提一个建议,你应该写
写你的母亲,要不然连我林子
都觉得对你母亲是不公平的。”

林子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
家,连同他的夫人后来都成了我
们全

家的亲人。家中遇到了难事,
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去将你林子
老师请来,我要与他商议!这就
是特殊年代一个作家和一个光
字片家庭的关系。

我不但有几篇文章谈到了他,
《父父子子》中有一位北大荒
作家,我直接用了林子的名字。书
中的情节是虚构的,但我想通过
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家庭的一位好
朋友在我的作品中存在。而读者
看到这样一位作家,会不会也觉
得很温暖?

有的时候,文学也是我表达感
激的一种方式。我写过一篇散
文,题目就是《感激》,回忆邻
居们对我家这样那样的帮助。我
把他们真实的名字都写了下来,
由此也感恩生活,在那种困难的
时期,有那么多好人出现在我的
家庭和我周围,这更是一种幸运。

问:也因此,您被文学界视为
“平民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这
个标签?

梁晓声:所有的标签,只不过
是标签而已。

我有过最可笑的一个标签。有
一本书出版的时候,腰封上印过
“中国当代最文明的作家”的标
签。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议,
前辈作家陈荒煤把我叫到旁边
和我说话:请教一下,什么叫最
文明的作家?你书上印的这个
话,我没听说过。那是老前辈在
轻轻地敲打我。所以你就把这
个标签当成一个标签,你不在意
它,不去谈它,慢慢的这个标签就
淡化了。

但是,我的目光确实更多地看
平民、看普通劳动者,对发生在
他们身上的故事更敏感。有的作
家对于丑恶极为敏感,不能忍受,
会揭露、鞭笞丑恶。而我也关注
真善美之存在,哪怕点点滴滴
像萤火虫闪了一下,就立刻知道
真善美在哪里。我的创作也要
像蜜蜂一样去捕捉这些。

问:正如复旦大学元宏教授
评论所说:“梁晓声对艰难人生的
礼赞,实际上是对生活真善美的
礼赞,因为我们在他有着艰难人
生的‘人物’身上,看不到私欲
和卑劣的灵魂。”于艰难之中
酿造真善美,文字始终带有温
度,是您写作的一个信仰?

梁晓声:是这样的。温暖社
会,软化人心,是文学有史以来
的存在本能。古今中外,好的文
学大抵具有这种品质。当然,文
学是多种多样的,好的文学各不
相同。《阿Q正传》《死魂灵》
没有温度,但都是经典。我青
年时受西方启蒙文学影响甚深,
它们大抵具有温度和对社会、
对他人的关切,我的文学营养
如此,所以后来形成的理念如
此:客观的人世间一向善恶并
存。

世界改变了很多,文学也是。
但有些东西一直未变,不论对文
学还是对世界。并且,所幸未
变。底层人间的一个真相就是
——因其为底层,所以更怕人
心之冷。人们需要抱团取暖,
否则生活更加艰难。乡里乡亲
、远亲不如近邻、发小关系,
都是温度的概括。就像《感激
》一文表述了我与底层关系的
密切,我是感受着那种温度成
长的。《人世间》写的就是普
通人的真善美,在悲欢聚散中
看见生活的真谛。

文学作品之所以高于生活,不
是把生活粉饰之后高于生活,而
是把人性的真善美所能达到的高
度呈现出来,文学高于生活最终
是高在这里。只是这样的作品
需要作家用眼、用心去关注。

问: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修
晓林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的一
天,他到您书桌旁有八成成包
您刚出版的《人世间》。他说:
“您还不拆包?赶快签字送人
哟。时间长了就不是新书了。”
而您这样回答:“面对雨果、
霍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的著作,我觉得自己是小矮子,
总觉得自己集子怎么好意思
摆书架上放?”到今天,您的
“怎么好意思”有没有被自己的
文字渐渐稀释?

梁晓声:修晓林是一位很好的
编辑,前一阵子听到他去世的消
息时,我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
章,但事情一忙,没能沉静下
来,不知道怎么表达,也不知道
上哪儿去表达。就在这里表达
一下我对他的纪念。

至于那个“怎么好意思”,我
这几十年的写作,就是我在努
力让它变得稀薄一点。但就像
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不要想象自
己是一个人物,不要想象自己的
作品有多么了不得,我们可以
把文学看成一条动态的河流,
你就是在某一个时期内河流
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黄玮 采访